Globethics Repository



景教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的地位與興衰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Tu, Shi Hua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Download date	2026-11-03 11:49:10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221

景教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的地位與興衰

涂世華（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神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前年是蒙高維諾 (Montecovino) 來華傳教七百周年紀念，去年又是景教首先在中國開教的一千三百六十周年，同樣值得紀念。為了緬懷前輩開教的難辛與豐功偉績，筆者不揣冒昧寫成此文。

蒙高維諾於一二九四年經教皇尼古拉四世 (Nicholas IV) 派遣來到中國，他於一三〇五年寄回歐洲的報告中說：「從來沒有一位使徒或其門徒到過此處。」這樣一來，就把基督福音在中國傳播的時間至少推遲了七百年。實際上，景教傳教士早在唐貞觀九年 (公元 635 年) 就已在我國開始傳教，並取得相當的成績，這是人所共知的歷史事實。

一、景教傳教士在華開教

公元一六二五年間，在陝西距西安數十公里的周至縣發現了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是中國**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該碑文簡要而明確地記載了景教傳教士所傳的教旨、唐代

天主教發展的經歷及其盛況。我國在唐代與中東的波斯和拂林（東羅馬帝國），通過陸海「絲綢之路」交往頻繁。碑文中所說的大秦，系指東羅馬地區尤其是敍利亞，絲綢之路西端的起點。當初第一批波斯籍的東羅馬敍利亞傳教士阿羅本等人，正是從這裏出發，載着《聖經》與聖像，沿途歷盡艱險，於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來到我國長安，從而揭開了**天主教在我國傳播的歷史序幕**。

景教傳教士阿羅本等的到來，受到朝廷的高度禮遇和隆重歡迎。據宋王溥所著《唐會要》卷四十九記載：貞觀九年，太宗文皇帝「命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由宰相親率儀仗隊，以迎國賓的大禮迎入宮廷，這確實是夠隆重的。據景教碑文所記，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皇帝又詔諭：「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皇帝詔書充分肯定了景教的教旨，准予傳行天下。並賜建景教寺一所於長安義寧坊，設教士廿一人。

唐王朝自太宗至武宗二百一十年間，對景教基本上持贊助態度。高宗准諸州各建景教寺，封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武則天在位時，某些儒生和僧人雖對「景門」有所攻擊，皇帝卻還是詔令景教士阿羅憾設計修建了「大周萬國頌天樞」。玄宗還親自為景教寺題寫榜額。代宗每逢教會聖誕節必送天香，頒賜御饌，以示關懷。歷代大臣如房玄齡、魏徵、高力士、郭子儀等均曾奉命招待景教士。有了如此良好的政教關係，因而教務發展十分順利。這時西方教士紛紛來華，名教士如開元年間的及烈與天寶年間的佶和等，就有六十五人。從太宗貞觀年至德宗建中年，景教士就已將福音傳至各地，在上百個城市裏建了教堂，正所

謂：「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見景教碑)。景教教士以景淨為首，從公元七世紀中葉到八世紀末葉，着力著述宣揚聖道，寫出《一神論》、《序聽迷詩所經》、《三威蒙度贊》、《尊經》等大批經書，並大量翻譯景教的經文和教會典籍。中國基督公教早期的這些寶貴文獻，一部分已在敦煌被發現了。由此也不難看出景教當時在我國廣泛傳揚的盛況，以及景教教士和我國早期教會所取得的輝煌成績。

二、景教的受挫與復興

九世紀初，盛極一時的佛教廟宇日益富庶，而國庫則日益空虛，朝野上下頗有物議。據《舊唐書》記載，唐憲宗元和年間即有敕禁私度僧尼，唐敬宗則抑佛崇道，好長生修攝之術，對道士劉從政、孫准、趙歸眞等大加封賞，言聽計從。文宗朝，對時局大有影響的僧人惟眞、齊賢、正簡與道士趙歸眞，並被流配嶺南，同時敕令不度僧尼。武宗即位後，於會昌元年 (公元 841 年) 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為銀青光祿大夫，命其與道士趙歸眞建道場於三殿，帝親受法籙。會昌四年 (公元 844 年) 封道士趙歸眞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當時武宗從歸眞學神仙之術，歸眞乘寵每對其「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之」。歸眞又聯合衡山道士劉玄靖，「排毀釋氏」，於是「拆寺之請行焉」。會昌五年 (公元 845 年) 七月，敕並省天下佛寺，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西都兩街各留二寺，寺僧三十人；東街留兩寺，各僧十人；節度觀察治所及同、華、商、汝四州各留一寺，僧十人、七人有差；余僧尼及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八月敕：「隸僧尼屬主

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就是這樣，在武宗排毀佛教的同時，景教也以「異方之說」「西來之教」，受到沉重的打擊。宣宗即位後，雖已開始大修廢寺，度僧尼幾復其歸，而景教則從此在我國內地長期一蹶不振。

但在我國北部邊遠地區，尤其是西遼所在的新疆和西夏所在的甘肅、寧夏，以及金女眞人的東北等地，一直仍有景教在那裏流傳。在新疆以北的撒馬爾罕，還有一位大主教駐節，主持教務。一九〇五年六月在古高昌(吐魯番)地區發現了九世紀末至十世紀初的景教祈禱書殘片。一九〇八年在敦煌石室中發現八世紀以來景教的大量經文和手稿。公元一九二九年，有些考古學家和收藏家從鄂爾多斯地區收集到一些小銅十字，據考證，這大量的十字是十二世紀以後景教徒在此留下來的遺物。近年來，考古學家從內蒙百靈廟、七河與伊犁發現的許多墓石和碑銘中，得知由唐至元約七八百年間，景教在我國西北邊疆之發達情況；同時也證實了盧白魯克遊記中所說的，外蒙古境內之克烈、蔑里克、乃蠻三大部落與內蒙之汪古部，均有景教徒。實則早在八至九世紀期間，隸屬於東方教會宗主教弟茂德烏斯一世(公元780-823)的波斯景教傳教士，就沿着古絲綢之路把福音傳到了中亞和我國西北部地區。因而蒙古族的克烈部、乃蠻部和汪古部，以及新疆的回鶻人等亦多奉景教。元世祖忽必烈的母親別吉太后、皇后馬乃眞氏均為景教徒。旭烈兀汗的王后，甚至蒙哥大汗據稱也是景教徒。蒙古人統一各部入主中華後，由於治理這樣一個大國的需要，用了一大批熟悉中國國情、語言、文化的中亞和西域人，其中有不少景教徒。於是景教於十三世紀中葉，也隨之再度傳入內地，並逐漸成為一個有勢力的宗

教。[1]

元代的景教在當時具有重要地位。在十三世紀上半葉的元成宗甚至元世祖時代，景教徒就與其他教徒一樣，取得了不服兵役和不納賦稅的特權。為了管理迅速發展的景教的有關事務，朝廷特設置官秩二品的崇福司。一二八九年所設的崇福司，到一三一五年改為院，據《元史．百官志》記載，「省並天下也里可溫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歸之，七年復為司」[2]。由此可見當時景教的發達和朝廷對它的重視。

元初景教傳播的具體情況雖無冊籍可考，但根據十三世紀歐洲人的有關記載，結合陳垣《元也里可溫考》所收漢文資料，均足證元代初年景教的發達盛況。

山西大同有景教徒。大同迤西為汪古部舊地，景教最盛之處。甘肅沙州，即今敦煌，有景教徒，教徒數目不詳。甘肅肅州，當地人半為景教徒。甘肅甘州，有教堂三所，其中十字寺為元世祖祀其母別吉太后處，別吉太后即世祖之母怯烈氏。甘肅額里折，即涼州，有景教堂，數目不詳。甘肅鄯州，即今西寧，有景教徒。甘肅額里合牙，即今寧夏，為昔日西夏都城，有教堂數處。據《馬哥波羅遊記》，西夏國各處有景教徒。外套，今鄂爾多斯北，黃河北岸諸地，系汪古牧地，汪古部有三望族，一為高唐王闊里吉思之族，二為文豪馬祖常之族，三為文豪趙世延之族，此三族皆為景教徒。

新疆喀什噶爾，《馬哥波羅遊記》稱其他景教徒甚衆，有教堂，數目不詳。該地在十三世紀中葉為景教主教

1. 見J. Charbonnier，《中國基督教徒史》，Paris，1992，頁45-6；參見朱謙之，《中國景教》，頁105。
2. 見朱謙之，《中國景教》，頁95-6。

駐節表中之第十九區。新疆葉爾羌，有景教徒。新疆赤斤塔拉思，維吾爾族駐地，有景教徒。東三省，元世祖時為宗王乃顏封地，乃顏及其部下皆為景教徒。江蘇揚州，有景教教堂三所。江蘇鎮江，有景教教堂二所。浙江杭州，有景教教堂一所。雲南昆明，據《馬哥波羅遊記》，有少數景教徒。

以上所列的只能代表元初景教的部分情況，因為我們知道，世祖忽必烈在位時，景教確曾在甘州、寧夏、天德、西安、大都等地設置主教區。

景教教堂在元代時稱為十字寺。佐伯好郎在其所著《支那基督教研究》第一冊頁四七一處，根據已發現的遺跡與文獻的記載，列出以下有景教教堂之地五十多處：

1. 可失哈耳，2. 撒麻爾干，3. 也里虔，4. 唐古，5. 和闐，6. 吐魯番，7. 哈密，8. 儉儉州，9. 阿力麻里，10. 伊犁，11. 輪台，12. 沙州，13. 甘州，14. 肅州，15. 蘭州，16. 臨洮，17. 涼州，18. 鄂爾多斯（東勝）(石柱子梁)，19. 天德，20. 淨州，21. 歸化城，22. 和林，23. 寧夏，24. 靈州，25. 太原，26. 大同，27. 汗八里 (北京)，28. 房山，29. 涿州，30. 長蘆鎮，31. 河間縣，32. 大名，33. 東平，34. 濟南，35. 臨濟，36. 益都，37. 揚州，38. 徐州，39. 鎮江，40. 洛陽，41. 杭州，42. 溫州，43. 長安，44. 周至，45. 泉州，46. 福州，47. 廣州，48. 重慶，49. 成都，50. 昆明，51. 東北。

由此可見，元初景教在今新疆、甘肅、寧夏、內蒙、綏遠、東北、山西、山東、陝西、河北、河南、四川、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雲南各省均有教堂。而且確知甘州、寧夏、天德、西安、大都、吐魯番、阿力麻里、沙州、汗八里 (北京)、房山、揚州、杭州、周至、

成都、東北等地，設有主教座。這時景教已經從西部和北部邊疆傳到內地各處了。

三、景教遣使訪問羅馬並得到教皇承認

十三世紀中葉是元代景教的極盛時期。當時景教的代表人物是雅巴拉哈三世（Yaballaha III）和掃馬（R. Sauma）。據巴奇（Budge）之敍利亞文英譯文，《中國皇帝忽必烈汗的兩個修道士》所載，掃馬於一二二五年生於汗八里（北京）。其父昔班（Siban）為汗八里主教區的巡察使。掃馬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熱心敬主，矢志修道。到廿三歲，經大主教吉沃吉斯為之行剪髮禮而獻身神職。這時有一位名叫馬可的青年從山西東勝前來與他作伴。三年後，經主教為之行剪髮禮而加入神職行列。後來他們商定共同前往耶路撒冷朝聖。

掃馬與馬可二人從北京出發，首先到馬可的故鄉與親人告別，該城的總管君不花和愛不花多有饋贈，熱情相送。途中經過唐古忒城、洛頓（即于闐）、喀什噶爾，來到波斯呼羅珊省省會途思城的聖馬賽揚修道院，受到熱情的歡迎和接待。他們在馬拉加城拜見了當地的宗主教登哈（M. Denha）。宗主教登哈任命馬可為大主教，並賜以來自教廷的禮物，任命掃馬為總巡察使，日後回中國傳教。不久宗主教登哈逝世，馬可在參加已故宗主教葬禮後，被衆神長選為宗主教的繼位人，並得到國王阿八哈的批准。一二八一年十一月馬可在巴格達附近的聖庫拜堂接受祝聖，正式就職，是為雅巴拉哈三世宗主教，同時兼任塞留西亞與泰西封教區的教牧。不久阿八哈逝世，長子阿魯渾繼位為王。阿魯渾王是時有意征服巴勒斯坦和敍利亞，想

與西方基督教國家結盟得到他們的支持。於是經雅巴拉哈推薦，選定掃馬為訪問教廷和西歐的特使。掃馬帶着阿魯渾王給希臘國王和法國國王的親筆信，以及雅巴拉哈三世給教皇的信，還有國王所賜的金錢、馬匹和通行證，於一二八七年三月出發。首先到達君士坦丁堡，受到東羅馬皇帝安德羅尼庫斯二世 (Andronious II) 的隆重禮遇。然後從這裏出發，經兩個月的航程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轉往羅馬。當時教皇洪諾留四世 (Honorius IV) 已逝世，他受到了紅衣主教的接待。在紅衣主教對其信仰提出詰問時，掃馬表示，我們東亞教會 (包括中國教會) 一直遵從多默 (St. Thomas) 宗徒及其門徒的教導與傳統，與羅馬教會同屬傳自宗徒的教會，因而是與你們共融的。此番前來是為了晉謁羅馬教皇和進行朝聖。[3]這時新教皇尚未選出，於是在朝聖之後，便從羅馬來到土斯卡那和熱那亞，又由此到達巴黎拜謁法蘭西國王，然後到加斯科尼拜見英國國王，均受到熱情的歡迎和接待。最後回到意大利的熱那亞，曾在一年前嚴格詰問掃馬教義的那位紅衣主教這時已被選為教皇 (1288 年 2 月 20 日)，是為尼古拉四世 (Nicholas IV)。他登基後立即派人將使節接到羅馬，以最高的禮遇和熱情歡迎他們。教皇接見時，掃馬呈上了阿魯渾王和雅巴拉哈的禮物和書信。教皇留他們在羅馬過復活節，掃馬在聖城按東方禮作了彌撒，參與聖祭的群衆都很滿意。以後掃馬等又從教皇手中領了聖體，接受了他的降福。在他們臨行之前，教皇還將他鑲有寶石的純金三重冠、金線綉的紫紅袍、襪子和佩有珍珠的鞋，以及他的戒指送給了雅巴拉哈。此後掃馬一行帶着教皇於一二八八年

3. 參見 J. Charbannier，《中國基督教徒史》，上引書，頁 51。

四月七日致雅巴拉哈的信返回東方。現將該信的譯文轉錄如下：

尼古拉等謹致書東方牟高德劭的修士雅巴拉哈主教，敬祝貴體康泰，並致以教宗祝福。

我們以萬分感激的心情，收讀了東方大地的主教我們尊敬的掃馬修士，尊貴的薩巴迪努斯、安福西斯、譯員猶格圖斯和著名韃靼國王的世俗使節等人代表你謹呈我們的書信。我們盡悉一切，我們以主的名義贊揚你的仁慈和遠見卓識。我們從信中獲悉，你非常仁慈地關懷着我們的愛子，即在你們那裏傳播救恩種子，並向居民宣講基督教義的方濟各會修士，並恩待他們。我們對你的仁慈了解得越是深刻，就越加感激你們。修士，我們向他們為之工作的上帝為你禱告，希望你出於對教廷和對我們的尊敬，恩待我們向你推薦的這些修士，使他們借助你的恩惠能夠更加有效地實現他們所從事的救世工作；並希望你從賞賜各種恩典的上帝那裏得到應有的報賞。你所管理的教士和人民無論水路和陸路都離羅馬教會甚遠，羅馬教會雖像慈母一樣，殷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永遠的祝福，但他們既不便於來她那裏，也不容易靠她得到信仰上的教誨，所以我們只能希望他們保持羅馬教會所遵循的純正信仰，並認為宜將下述有關基督教信仰的闡釋寄給你，非常希望你用心靈的眼睛熱切仰望主，利用你的智慧把這些闡釋講給他們，使他們能夠普遍接受，謹慎遵守之，這樣你

就會像一個良好的僕人把他們領到救恩的牧場。

上述的教義闡釋如下……

四月十四日（公元1288年4月7日）於羅馬聖彼得教堂。[4]

信中稱雅巴拉哈為「東方年高德劭的修士雅巴拉哈主教」，感謝他所派遣的「東方大地的主教尊敬的掃馬修士……謹呈我們的書信」；要求他照顧派往那裏的方濟各會傳教士，叮囑他帶領屬下信守羅馬教會的純正信仰等等。這一切說明，中國景教經過教廷的嚴格考查，證明其信仰的純正性後，事實上已經得到教廷的承認，並從此正式與羅馬天主教合而為一了。雅巴拉哈和掃馬等主教在中國教會中的領導地位也得到承認。既然如此，我們就應當重新正確評價中國景教六百餘年來的歷史，及其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應有的地位。

四、對中國景教的評價問題

時至今日，儘管未見有人拿出甚麼確鑿根據，證明中國景教有聶斯托利異端(Nestorianism)之嫌，儘管羅馬經過考查早已承認中國景教的信仰純正性，西方的某些人士對中國景教卻仍然稱之為聶斯托利教會。其實他們之所以對中國景教心懷疑慮，不外乎它是從波斯傳來的，而波斯教會有一部分是聶斯托利門徒傳去的。但傳到中國來的景教是否純正，不能只憑想象來揣測，而要根據中國景教留下來的文物經典，根據當時的實際背景，作出實事求是的

4. 見A.C. Moule，《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中譯本，頁110-30。

客觀判斷。只有這樣，才能對中國景教作出正確的歷史評價。

首先讓我們來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是如何宣講基督教義的。該碑頌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敍述教義，第二部分講傳教經過，第三部分是頌詞，第四部分是衆神長的署名。

教義敍述包括如下內容。一、論天主三位一體及其性體特徵：從太初就有一個永恆不變的無始無終的眞神，他是萬有之源，玄妙莫測，無形無象三位一體，是奧妙自有的眞主。二、論天主造天地萬物及原祖本性之純良：天主以十字劃定宇宙四方，以聖神生成陰陽，分開黑暗，造成天地，於是出現日月，有了日夜。這時開始造人，賦之以超越萬物的純良本性，使其掌管萬物，原本無私欲偏情。三、論原罪及其惡果：然而撒但施詭計敗壞了人性的純良，於是各種邪說左道齊出，誘使人棄善趨惡，人們的思想混亂陷入黑暗，偏離正道既久，便無法自拔。四、論耶穌降世：是時，聖三中的一位即彌賽亞，隱匿其萬物主宰的燦爛光芒，降生為人。有天神傳報喜信：一貞女生大聖於大秦。異星告佳音。波斯人見星光前來朝拜獻禮。五、論救贖：《舊約》衆先知的預言既已實現，他便按其救世大計教人如何理家治國。他通過聖三中的另一位即聖神傳播其美妙的新教導，使人藉眞正信仰獲得行善的能力。他制訂八福準則，以淨化人性，令其追求成全之德。大開信望愛三德之門，開辟生路，摧毀死亡。高懸的景日驅除了黑暗，於是魔計盡皆敗露。他駕起慈悲的航船駛向光明的天庭，乘載衆生使他們獲得拯救。大功告成之後，於正午重返天宮。留下《聖經》廿七卷，於是德化之大法益彰，常生之門洞開。六、論聖事、崇拜和祈禱：他訂立聖洗，

以水和聖神滌除浮華，洗淨人靈，使其恢復本性的純潔。他的祭司以十字為標記分行天下，普遍招收信徒而不分貴賤。他們擊木祈禱，宣揚仁愛的喜信，面向東方禮拜，追求永生榮福之道。留鬚表示其神職身分，削頂使不忘放棄私念。不用奴婢，人人平等。不斂錢財，施捨予人，樹立善表。以齋戒克制欲念，保持內心的寧靜。每日叩拜贊頌，為存者亡者祈禱。七日舉行一次彌撒聖祭，洗淨心靈，恢復純眞。這種眞常美妙之道，稱為景教。

以上對景教教義的敍述，帶有一些東方教會神學的表達形式，和當時中東流行的宗教語言，這乃是景教文獻的一大特色，無可厚非。雖然其中也借用了一些佛道教的詞彙，是否恰當尚需考慮，但其用意顯然不同。至於聶斯托利異端則根本不見踪影。

其次再來看《序聽迷詩所（訶）經》。學者從語言和文字表意的研究出發，認為它是景教最早的文獻，以下簡稱《序經》。《序經》有二〇六節，前二十節論無形無象的天主，及其天朝神聖。接着講人能認識天主，但因罪過及世事牽掛而遠離天主。人應在「天道」與「惡道」之間進行選擇。罪惡因原祖在樂園中違命而進入人間（54節）。人類的原罪是先期狀態下犯罪的後果（55節）。天尊（基督）受盡苦難才使衆人得救（56節）。不幸人類又崇拜起那不能行動、不能說話的偶像（67節）。凡行善之人，就敬畏天主，接受天尊的教導，行惡者命屬閻羅王（76節）。大家都要悔改（78節）。大家既敬畏天尊，就要敬畏聖上，因為聖上的權來自天主，他是神聖的，我們都應服從他（83節）。《序經》概括十誡中的前四誡為三事（服從）：先事天尊，二事聖上，三事父母（90-92節）。隨後講第五誡到第十誡，不過借用了佛教名詞「願」。接

着根據《十二宗徒訓示錄》，提出實踐愛德、不妄斷人、謙恭待人、尊重奴婢等勸諭。從一四八節以後，開始講耶穌降生和救世祭獻。貞女瑪利亞因聖神受孕生子，名叫耶穌。在主誕生處有異星顯現。年過十二，默西亞(Messiah) 開始公開講道，勸人行善。在約但河裏由約翰手中受洗，當時聖神以鴿子形狀自天而降，有聲音道，默西亞是我愛子，大家都要聽從他的教導行善。他招收十二弟子，解救受苦的人。妒恨他的惡人合謀將其控告，強迫比拉多將他處死。結果默西亞將自身交與惡人，作衆人的贖罪犧牲。於是為了愛人，他為救衆生而自願受死(198-200 節) 。

景教的另一重要文獻，是《一神論》的第三部分《世尊布施論第三》。該文獻有二六二節，其中講到基督的聖死、復活、升天，以及聖神降臨。宗徒領受聖神後，向各國民衆傳揚默西亞的福音，並宣告天主將審判世界。從以上各經典的內容來看，我國景教的教義宣講是完整和正確的，並無異端問題。[5]

為甚麼從波斯傳來的中國景教沒有沾染聶斯托利異端呢？這要從景教在波斯境內的具體發展情況談起。

首先，基督福音最初是聖神降臨之日，由來自耶京的帕提雅人、瑪待人、厄蘭人和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一帶的人，帶到波斯去的 (宗二，9) 。以後希臘、敍利亞和波斯的傳説都説，伯多祿和多默宗徒以及達陡 (Thaddaeus) 和巴爾多祿茂(Bartholomew)宗徒等，分別向帕提雅人和美索不達米亞與波斯人講過道。公元二六〇年羅馬皇帝瓦勒里安 (Valerian) 在埃德薩 (Edessa) 之役中被俘後，許

5. 參見 J. Charbannier，《中國基督教徒史》，上引書，頁 18-19、25-30。

多受迫害的基督徒便和他們的主教與神父一起，從切萊西利亞 (Coelesyria) 遷到了美索不達米亞，於是便建立了波斯的第一個基督徒團體。三世紀末四世紀初，波斯教會的內部組織機構已開始出現，當時首都賽留西亞－泰西封 (Seleucia - Ktesiphon) 的主教為 Papa bar Aggai 。四世紀初，在尼西比斯城 (Nisibis) 就有了聖師艾弗冷 (St. Ephrem)所領導的神學中心。四世紀末在國王耶茲迪格德一世 (Yazdagrid I) 的支持下，波斯召開全國主教大會，決定接受尼西亞信經，並貫徹執行該會議的決議和規定(《天主教新百科全書》「聶斯托利教會」條)。由此可見，波斯教會原本是羅馬公教，至於聶斯托利異端是後來發生並流傳到波斯的。即使在此之後，波斯教會也並非全部屬於聶斯托利異端派。我們知道，七世紀將基督福音傳入中國的，是偉大的隱修生活組織者和改革者，喀什喀爾亞巴郎 (Abraham of Kashkar, 501-586) 所領導的一批隱修士。他們是按照早期非洲教會隱修生活發源地埃及的原則和精神組織起來的。[6]這批以阿羅本為首的隱修會傳教士，於唐貞觀九年來華，事實證明，他們所傳的福音是純正和良好的，同時也說明羅馬教廷當時對中國景教的判斷和決定是正確的。

既然如上所述，中國景教在教義上並未沾染聶斯托利的異端思想，不是異端；從教會組織上講，七世紀從波斯傳來時原屬東方教會，十三世紀末，經羅馬教廷承認後，早已為羅馬天主教的一部分，也不是裂教。那麼就應當說，中國景教是名正言順的天主教教會，中國景教史是中國天主教史的一部分。而且她在六百餘年的長時期內，先

6. 見《天主教新百科全書》，「聶斯托利教會」條。

後在我國內地各省和邊疆地區，廣泛傳揚主的福音，修建聖堂，教人事奉天主，為之施行聖事。而且中國景教還曾經得到許多皇帝的表揚愛護，在社會上享有良好的聲譽和崇高的地位。她為以後西方傳教士蒙高維諾等的傳教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如此說來，中國天主教史就理當從公元六三五年即唐貞觀九年大德阿羅本載經至長安算起了。

其實，十六世紀來華的傳教士於一六二五年發現景教碑後，經過對碑文進行研究，都認為這是中國傳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並滿懷驚喜的心情歡呼，千載之前基督的福音早已傳到中國。如葡萄牙傳教士陽馬諾 (Emmanuel Diaz) 在其所著《唐景教碑頌正詮》中寫道：「邇歲幸獲古碑，額題景教。粵天主開辟迄降臨，悉著厥端。時唐太宗九年，為天主降生後六百卅五年，至而鎬廣行十道，聖教之來，蓋千有餘歲矣。」李之藻的《讀景教碑書後》[7] 也說「距知九百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雖世代之廢興不一，乃上主之景命無諭。」耶穌會歷史學家巴爾多利事後不無感慨地在其所著的《耶穌會史》[8] 中寫道：「長久埋沒遺忘在地下之一寶藏，卒於一六二五年出現，起初公佈於中國，繼而傳至全球教會、東方、歐洲及新獲見之大陸，蓋此與整個聖教會有關之一事也。」當時我國教中人士無不引以為榮，如與鄧玉函同撰《奇器圖說》的王徵，為艾儒略的《聖夢歌》作小引和跋的林一　和李九標，為利馬竇的《記憶法》作序的朱鼎瀚，為利類思的《超性學要》卷首題字的林駟等人，都榮幸地自稱為景教後學，或者稱所在的聖堂為景教堂。《燕京開教略》的作者樊國梁

7. 同《唐景教碑頌正詮》。
8.《耶穌會史》，頁 793-5。

也承認，「碑文中並無一字一義言及內斯多略之異教者，即可疑義之形跡亦查無所見。」原來當時西方的某些傳教士，最初以為景教傳自羅馬，及至得知其傳自原屬七世紀東方教會的波斯後，態度就不同了。這種從派別立場出發，任意對待歷史的唯我獨尊態度，未免過於意氣用事了，實在難以服人。元代我教內部兩派，自中國景教經教皇認可之後，未能合力同心共商大計，卻將力量消耗在內部鬥爭之中，坐失發展教會的歷史良機，結果兩敗俱傷。傳自東方教會的景教派也好，來自西方教會的羅馬派也好，都隨着元王朝的終結而歸於泯滅，從而造成中國傳教史上的第一次中斷。清康熙朝教會正順利發展之際，又因內部禮儀之爭導致朝廷下令禁教，造成中國傳教史上的再次中斷。現在我國教會又面臨着類似的派別之爭的局面，但願教會最高當局和我廣大神長教友，能正確總結歷史教訓，抓住當前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以公平合理與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中國景教問題，並以此精神對待當前國內的兩派之爭，相信我們中國教會的明天會更加光明，能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設，為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的事業，作出其應有的貢獻。